

中華之友—利瑪竇

(註一)

馬愛德著
梁潔芬譯

利瑪竇在一五八二年八月七日由印度臘亞抵達澳門後，直至翌年九月十日止，在這十三個月內，勤鑽中文，然後與同伴羅明堅北上廣東肇慶。從這時起，基督徒團體遂在幅員廣闊的中國土地上，延綿不斷地存在。

一九八二及八三年標誌出，基督信仰自晚明在中國謙卑地開始，至今已是四百週年了。這是基督信仰與中國生活及文化的第三次接觸，比較景教徒在七世紀來華，以及比較義籍方濟各會士在第十三、十四世紀傳教努力所得的初步成就及所遺下的永恒果實，今次接觸所生的效果更為豐盛久遠。

一九八二和八三年紀念利氏到達澳門及肇慶，也為澳、港、台及中國大陸提供慶祝的良機。（註二）芝加哥勞耀拉大學今年十月舉行一個有關耶穌會士在華最初兩百年（一五八二至一七七三年）的學術研討會。同樣，今年十月，巴黎利氏研究所，以及額我略大學聯合瑪薩拉達（MACERATA）大學分別主辦慶祝活動。在美國聖路易市的耶穌會資料所，將於一九八三年出版利氏的主要著作「天主寶義」的首批英譯本。香港方面，主要的慶祝項目編排在一九八三年九月至十月間舉行。筆者有幸被邀分享自己於此盛舉之意義的一些反省。

在一五八〇年至一八〇〇年間，有超過九百名的歐籍耶穌會士，前來為中國獻出了他們的才華和生命。（註三）早在利氏生時，已有首批中國籍信衆幫忙耶穌會在華的工作，且有超卓的成績。至一六三一年才有其他會士及教區神職陸續抵達中國。在這些既富善心又肯委身的男女中，為何利瑪竇比較任何其他人更受到尊崇？這個問題的答案很多，筆者以為利氏贏得如此崇高的聲譽及如此熱烈的愛戴，主要在於他對中國及中國人民的熱愛；中國人在利氏的著述及生活中，發現他深深愛着他們及他們的國家。

利瑪竇能夠長期地作中國的摯友，是因為他年青時已先後從家庭、本鄉及十九歲時所加入的羅馬耶穌會院那裏，學會了去愛和接受人家的愛。他的信札明顯地反映出他與家人、教師、長輩、同會兄弟之間的愛的強烈連繫。可惜，在利瑪竇從中國寄回的許多信札中，保存下來的還不夠六十封。（註四）這些信札成為瞭解他的思想感情的重要資料。

利瑪竇大概該是藥劑師利若翰及妻子安若翰納所生九子四女中的長子。他常渴望年高老父的來信，或由幼弟代筆的家書。（註五）他常惦念娜拉祖母，感謝她在幼年對他

的疼愛。（註六）他向弟弟安東瑪利神父保證，要使他們間的手足之情日久彌堅。（註七）在信中他經常向叔姪姑舅及堂表兄弟姊妹致候。（註八）他對出生地感情篤厚，常向同鄉高士德（FR .COSTA）神父詢問故鄉的動態。（註九）

利氏對他的啓蒙老師賓思凡尼（NIC-
OLO BENC IVEGNI）神父（賓氏於一五五
九年加入耶穌會）的春風化雨，以及奠定他
虔誠宗教生活一事常銘感於心。（註十）他
對初學導師德輝比（DE³ FABI）神父特別
愛戴。（註十一）同樣，他與在羅馬公學當
過他院長的瑪薩利（MASELLI）神父通訊時，
常淚沾信箋。（註十二）他向中國朋友
介紹他的教師加維斯（CLAVIUS）時，稱
他是「譽滿全球之士」，又將他的著作翻譯
及改編成爲教材，其中更有一些由作者在本國
親手寫成，然後寄往中國。（註十二）

利氏甫抵中土就吸引了一大群人，雖然
中國人可能因爲他是外國人和有學問而被他
吸引，但筆者認爲，中國人接近他，主要是
因利氏的入鄉隨俗，舉止高尚，尤其是盡量
廣交朋友。

利、羅二人在肇慶安居後所皈化的第一
個基督徒，就是一個因親人無法照顧而遭遺
棄又染上絕症的窮漢。他們爲他蓋一所簡陋
的房子，又爲他送上日用所需。當人們問那
窮漢是否願意聆聽基督信仰時，他表示教士
們對自己作了如天助的施予，他很願意聽這
方面的教導，因爲這些教導既能使人如此行
善，必屬真實。教士們一方面施予物質上的
照顧，一方面訓以教義，在他去世前不久給
他施洗。（註十五）

盡心多年精讀語言，是利氏熱愛中國及
中國人的另一種表現。四十一歲那年，他在

中國居留已屆六載，他在致總會長亞圭尼亞
(ACQUAIVIA) 神父的信上表示，「爲向那位愛我而變成人身的上主還愛，」（註
十六）他再變成學童，學習中國典籍。他的
宗教動機，就是他愛中國的泉源。

他希望盡量適應客居地的生活方式，在
給幼弟奧拿素（ORAZIO）通訊時，他這
樣訴說：

「我自願離親棄友，在苦無歐籍同伴下
，渡流徒的歲月。我再不能像往日般吃麵包
進餐酒，我穿上不同款式的衣裝，且留長鬚
長髮。我曾遭盜賊洗劫，死亡常在旦夕。我
以愛主之情接受一切，希望祂能赦免我們的
罪，而免地獄之苦。」（註十六a）

首批教士最贏得衆人欽佩的地方，是他們
樂於恕仇的美德。一次在韶州（即今日韶
關），一些惡少年在夜間向他們的房子擲石
，房頂因此而受損，傭人遭到襲擊；後來，
傭人抓到一名惡少年，利瑪竇反而代爲求情
，惡少年得以被釋放。利瑪竇故意如此做，
因爲這是宗教人士的責任，要引導非基督徒
去領悟出，基督徒的生活方式不但不復仇，
且以德報怨。」（註十七）

利氏花很多時間去研讀及寫作，但他更
喜歡與訪客交談，或應邀作客。在這類交談
中，他大方地與人家分享他的文化及信仰。
他樂意把自己所懂得的數學及科學教授別人
，負責將歐幾里德幾何學家的六冊書籍首次
譯成中文，又向相熟的朋友介紹歐洲繪畫，
製作鐘錶及繪製地圖的技術。當機會到臨，
他會向友人討論人生的意義、天主、靈魂、
耶穌基督、教會及宗教生活。對那些相當開放
的人，他授以更詳盡的基督信仰教導；準備好
領洗的人，收他們入教會，日後還繼續
關注他們靈性上的需要。

當他的生活逐漸忙碌時，他逼着要在夜間留點時間作祈禱。以及用中文回覆國內各地寄來的很多信件。（註十八）他在一五九九年由南京去信給高士德神父說：「我必須在大清早盡量吸取營養，因為日間川流不息的訪客，逼使我整天空着肚子。」（註十九）

利氏對上主及近人的愛如此徹底，以致他願意為基督信仰及它在中國的進展而拋頭顛灑熱血。一六〇五年，他從北京去信給高士德神父時，要求他：「最摯愛的神父，請為我祈禱，希望有朝一日，天主賜我以聖善的死亡，結束在世的生命，俾中國的教會能絕不遜色於其他以汗勞及致命鮮血所澆灌的教會。」（註二十）

事實，我們可以說利瑪竇一生富溢友誼，死亦成為友誼的致命者。一六〇一年春，朝廷舉行殿試，應考者有三千餘人，這些人中很多均欲前來一瞻「西泰子」的風采。在利氏日常工作之外，他樂於撥冗接見所有訪客。他這種款待客人的態度，使他積弱之軀每況愈下，終於是年五月十日與世長辭。

利瑪竇生時很敏銳地察覺到中國文化對友誼的看重而大加讚賞。他特別有興趣注意登科者之間，以及應考者與考官之間的深厚友誼。「同屆的狀元及進士間交情如此深厚，簡直形同手足，在個人及家庭方面，畢生彼此幫助。他們之間的情誼，較諸情同父子的師徒關係更為篤厚。」（註廿一）

在欣賞四週的風俗人物之際，利瑪竇對每人身上的弱點，也一覽無遺。他對「虛偽」及因此在人際關係上所生的「不信任」，表示不敢苟同。他說：「這些做法，只是外面的巧言佞色，缺乏為建立真正友誼所需的愛心及誠意。」（註廿二）

中國領土廣闊，人口衆多，利氏希望更多的會友東來，分享自己的文化及信仰。當他請求總會長多派人手時，他要求選派一些具愛心富忍耐的會士。他認為這是在中國居住及工作不可或缺的兩個條件。」（註廿二）

他更希望國籍青年加入耶穌會，好使日後能為他們的祖國服務。一五八九年十月十日，即他在肇慶的第六年，教友人數只有八十多名。范禮安神父請求總會長收錄四名在澳門的國籍青年入會，其中兩名於一五九一年一月一日開始接受初學訓練。十五年後，即一六〇六年八月廿二日在中國四所耶穌會會院中，共有十三名外籍司鐸、四名國籍修士。是年共有四名國籍初學生，還有四五名等候收納的青年。在利氏去世那年（即一六〇一年）在中國有八名外籍司鐸，八名國籍修士。在短短的廿七年中，半數的神職屬於國籍。（註廿四）

利瑪竇以極深的謙遜和愛心，從事工作。因為他是近代首位來華的傳教士，他稱自己的工作並不是去播種，更談不上收獲，而是去開荒。他認為作中國文化與基督信仰交流的中間人，任重道遠，自己只是一個微不足道的工具。（註廿五）自己受委重任，只不過周圍缺乏人選而已。（註廿六）他相信他的貢獻不在於工作的多寡，而在愛心的大小。他以謙遜的態度評定自己愛主愛人的心，委實太小。（註廿七）

在中國的歲月裏，利氏固然把自己奉獻出來，亦同時不懈地從中國人身上接受和學習。中國的地理、語文、文學、歷史、社會風俗，使他陶醉不已。他研讀古代經典，試圖在儒家傳統中探索與基督信仰中天主概念的共通涵義。誠然，他未能懂得在佛老之學內所含的真理，他之拒絕佛老，是由於受到

經院神哲學的思想，以及與他來往的士大夫對佛老的消極態度所影響，而非由於他排拒佛教徒所致。無論他身在何處，總是對周圍的士大夫、官紳、傭人及其他友人所給予的幫助深表感激。

當利氏到達南昌不久，一五九五年十一月四日至十二月卅一日間，他以中文寫成一部包含七十六則格言的著作，贈予建安王，成為他第一部漢文著作——「交友論」。一六〇一年二月，此書增至一百則格言，在側輔以拉丁原文的中譯音。利氏記載說：「很多飽學之士想閱讀並把它抄下，故我常備一些以供取閱。」一五九五或九六年之間，一位友人在南昌附近把「交友論」印行。一五九九年另一位友人在南京把它編印。在卷首語中，蘇大用說：利氏以他的道理來說明東西雙方文化之融合，猶如契約之相符。利氏不但以漢文寫成一百則格言的「交友論」，他很珍惜友誼，悉心培植它，一生身體力行了格言的意義。（註廿八）

總結

利瑪竇常被稱為溝通橋樑的建造者，因為他是近代第一位促進中西文化交流的人物。本文旨在點出這橋樑是建基於互相尊重及友愛上。在利氏而言，他誠心一片的去愛中國及它的文化，尤其是中國人民。他的生活和愛心博得中國人以愛還愛。藉着利氏的推薦，中國人亦開始欣賞歐洲的文化及人民。藉着他，一些中國人分享了耶穌基督的愛心和信仰，這位基督實在是他與中國關係的淵源。

在慶祝利瑪竇來華（為利氏來說，即是耶穌會與基督信仰來華）的四百週年之際，我們紀念這座利氏用愛心所築起而溝通中西

的橋樑。因為中國與其他國家之間愛的連繫仍延續，所以這道橋樑仍然存在。我們的責任是如何去穩定及加深前人所建下的友誼。在海外無數中國友人正目睹近年中國的進步而額手稱慶。他們願意以適當方式，通力合作去建設新中國，推進中國與其他各國間的相互尊重、友愛、了解及交流。

很多對中國傾慕的朋友，相信中國對人類有其獨特及不可或缺的貢獻。中國人民生活上種種的美德，諸如：崇德尚友、光宗耀祖、敬老尊賢、勤儉誠樸、忍耐幽默、疏財仗義，枵腹為國等，處處均能作西方社會的榜樣。

我們是信奉基督的中國友人，相信當基督信仰能真正以中國方式表達，並進入中國人的生活中時，全球的基督徒都會因此而受惠；這也是利瑪竇在其名著「天主寶義」的結論中，透過中土之口而表達出來的願望：

「吾身出自天主，而久昧天主之道，幸天主不辭八萬里風波，遠傳聖教，彪炳異同，使愚昧之豁然一深悟昔日之非，獲惠良多，且使吾大明之世，得承天父聖旨而遵守之也。吾靜思之，不勝大快，且不勝深悲焉。吾當退於私居，溫繹所授記而錄之，以誌不忘，期以盡聞歸元真道，所願天主佐佑先生，仁指顯揚天主教，使我中國家傳人誦，皆為修善無惡之民，功德廣大，安有量哉。」

附註 本文是筆者於一九八二年九月十二日假香港九龍華仁書院所作演講的內容編輯而成。

有關本文附註，請參閱本刊頁九一至九二。